

仙大刀蟹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

螃蟹大仙

李晓海 著

重庆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：江 东

插 图：李克能

螃 蟹 大 仙

李晓海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4.25 插页2 字数61千
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16, 550

书号：R10114·154 定价：0.55元

目 录

枣梅	(1)
螃蟹大仙	(84)
暗锁	(97)
三月三十二日	(102)
“渔夫”的运气	(107)
南方的云	(113)
中国孩子吕长江	(123)

枣 梅

一、领双份压岁钱的孩子

大年三十晚上，乡下孩子最盼的就是大人给压岁钱。红纸包几个铜板，揣在衣袋里有一种硬梆梆、沉甸甸的，说不出的舒服感觉。没有哪个孩子会嫌铜板重。要知道，一个铜板能换十个小钱，一个小钱能买一个油粑粑或者半斤李子哩。

打开红纸包，把铜板有意乱塞在衣袋里；赶乡场的时候，在卖吃食的摊子中间走来走去，你会觉得自己是威风凛凛的将军，一声令下，什么豆腐脑呀、凉粉呀、麻花呀、砂葫豆呀……统统都会任你调遣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最难盼到的也是

大人的压岁钱。比杀年猪、推汤圆面早得多的时候，表哥就向我讲过领压岁钱和花压岁钱的种种快乐。每次讲完了总要叹口气，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，心会急熟的。领压岁钱的规矩大得很，礼性^①多得很，到了三十晚上你就知道了。”其实表哥的心差不多急熟了，我看得出来。

我是从在南京教书的父母身边，到后山乡来给奶奶做伴儿的。乡下的规矩我不懂，也不喜欢。满满一托盘包着铜板的红纸包就摆在堂屋桌上，竟没有一个孩子去拿、去要。奶奶还特地对我这不懂规矩的城里孩子说：“云强呀，这可不是平时给你买零嘴的钱。你看，纸包多红，这是大人盼孩子大吉大利，四季红火的心愿。也等不了多久，只要放过鞭炮，拜过祖宗、拜过老辈子、吃过团年饭……”

没等奶奶说完那么多得吓人的“只要”，我已经跑进厨房，在蓝厨子伯伯的菜板上抓“菜板肉”吃了。

在乡下所有的长辈中间，这位姓蓝的厨子伯伯要算最可亲，最不讲规矩的了。

“云强，你又来啦？”好象背上长了眼睛，他没转身就知道我进了厨房。“你把装姜米的大瓷

① 礼性：这里作礼节讲，有时候作“礼物”。四川方言。

碗端开，底下有东西。”

扣在碗底下的“东西”，是一片油淋淋、香喷喷的滷猪舌。蓝伯伯背着脸，“咚咚咚”地切着菜，问我：“云强，香不香？”

“香。”

“好不好吃？”

“好吃。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他笑得耸肩抽背，“八碟八碗，比不上菜板肉香啊！蓝伯伯也当过孩子，还会不懂？小时候，我泼着胆儿去抓菜板肉吃，中指拇指甲盖都削脱了，痛得我心里发狠；等我长大了，非当个厨子不可！等我掌了刀把子呀，就让馋嘴的孩子们吃个够。嘿嘿嘿……”

“虎虎虎虎……”我嘴里塞满了，笑出怪声来。在蓝伯伯背后，我一面朝嘴里大片大片送腊味，一面朝衣袋里大把大把揣酥肉。

奶奶说蓝伯伯为人好。他是乡里有名的厨子，大年三十不去给财主家办酒席，却到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教书先生的李家祠堂来掌刀。我也觉得蓝伯伯为人不坏，不坏就不坏在老是背对着我。

“云强！云强！”表哥叫我了。

“云强！云——强！”奶奶也在叫。

“唔……”我答应着，追着声音跑去。

堂屋里的人有学校一个班那么多，大半是我

的长辈。奶奶在堂屋门槛边站着，手扶着门框望。

“云强，哪里野去了？”见我来了，奶奶放下心来。“快，快系好鞋带，扣子扣整齐，要拜祖宗了。嘴里吃的什么？快嚼干净，在祖宗面前要礼性一点。你是在南京大城市进过新学堂的孩子，要有个知书识礼的样子。”

表哥喘着气跑拢来，手忙脚乱给我系鞋带，扣扣子。我生怕他发现了衣袋里的酥肉。还好，他只是笑眯眯地拍拍我胀鼓鼓的衣袋，没有说什么。

神龛上摆着祖宗的牌位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：木牌上糊了红纸、红纸上竖写着一行工整的毛笔字。神龛下，一个红布套着的蒲团，是大家跪上去磕头用的。我不喜欢磕头，要不是磕了头才能领到压岁钱，我早就溜了。不过，看那些白头发白胡须的老辈子们磕头，还是很有意思的。他们在长长的队伍前头，一个个站得笔直。平时出门要人扶的，这时来了精神，连拐棍也不要。屈膝跪下，双手着地，一招一式都很认真；老辈子们磕了头也领压岁钱吗？我想是要领的，不然他们不会这样听话。

每个人站在蒲团前的时候，先要听司仪——我的二爷爷念一长串称呼：这个准备磕头的人，

是哪一位祖宗的后代。磕头的人年龄辈份越小，他名字前面的称呼就越麻烦。谁的儿子，谁的孙子，谁的曾孙……我是曾孙辈的人物，该我磕头的时候，我竟不敢相信，那么一长串麻烦透了的称呼后面会是我的姓名。

“……李——云——强，叩拜祖宗！”

“……李——云——强，叩拜祖宗！”

蒲团前怎么没有人？我正在奇怪，已经磕过头的表哥猛拉我的袖子：“该你磕头了！该你了！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所有的眼睛——嵌在皱纹里的，忽闪忽闪象两滴墨水似的——都盯着我。乡下孩子大概没有见过我这么不懂规矩的人物，一个个眼睛瞪得李子一样大。二爷爷没有发脾气，捧着司仪簿子走到我身边，微笑着环视一周，说：“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云强从南京来，那里的规矩不同，不是他不孝祖宗。”说完，把我牵到蒲团边，按了按我的肩膀。“磕头呀，好好磕三个头，祖宗高兴了，会保佑你无灾无病、学业上进的。”

什么？磕头还用得着“好好”吗？在学校我就会做体操，妈妈还教会我跳“太阳下山明天还会爬上来”哩。我憋足了劲儿“咚”地跪下去，决定磕几个知书识礼的孩子才磕得出的漂亮头，把李家祠堂所有的孩子都比下去。可没想到，双手刚

一按到蒲团上，麻烦就来了：胀臃臃的两衣袋酥肉梗在那儿，腰一弓，便发出酥肉压碎的嚓嚓声。我担心酥肉挤烂，只好拼命缩紧肚子，伸长手臂，让衣袋那儿宽松一点。这样，额头就没法点在蒲团上，只能用头顶去撞蒲团了。一下、两下……撞第三下的时候我一高兴，心想：领压岁钱的功课总算做完了一门！哪知道一走神就使了猛劲，一个“倒栽葱”翻下了蒲团，摊手伸脚，大模大样地躺在祖宗的牌位前。衣袋里的酥肉撒满一地，给祖宗们添了一道菜。八成是我对祖宗的孝心和南京孩子的磕头感动了大家，堂屋里很安静。等我慢慢站起来才看见，好多人象打哈欠一样大张着嘴，惊慌地睁大了眼睛望着我。

好脾气的二爷爷沉下脸来了。

最疼我的奶奶一跺脚，别过脸去不看我。

表哥挤眉弄眼给我递点子，要我重磕一次头。

难道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？大家怎么突然对我板着脸？我孤零零地站在堂屋中间，鼻子一酸，眼前一片热腾腾的雾气……

“嘻嘻嘻，大南京来的孩子，头磕得也特别些！”

真没想到，这种场合还有人敢笑。连我这享受许多优待的南京孩子都背心发毛了啊！更没想

到的是，那些脾气古板的老辈子竟象约好了一样，心平气和，没有一个人出来训斥这个大胆的人。

“你来，给祖宗赔个不是——”大胆的人走到我身边。原来是一个穿得很厚的小姑娘：大人的棉袍里罩着花布棉衣，戴一顶老年人的毡帽，穿双大棉鞋。排队磕头的时候，她站在我前面一点，在十三岁的表哥后面，这么看也就是十一、二岁的样子。要不是两条小辫子露在毡帽外面，我会把她当成一个矮个儿的老头子。

“来呀，给祖宗赔不是。大家磕完了头，好吃团年饭。”她的声音甜甜的，软软的，气不足，却能降住人。

“怎么……赔？”

“照城里人的规矩，行个礼就算数。”

这么个小姑娘出的主意，就能让糊红纸的木牌不生气了么？我不大相信，看了看二爷爷的脸色。二爷爷点点头。

小姑娘不管我听不听她的话，自顾自地蹲下去，捡起一块块酥肉，放在手帕兜里。我行了鞠躬礼，她把手帕兜递给我，说：“拿出去丢了。以后偷嘴不要贪心。”

那口气就象奶奶、妈妈，比表哥威风得多。

吃团年饭是按岁数坐席，救了我的小姑娘刚

好和我分在一席。表哥算我们孩子席的大人，给我们分配座位，招呼几个小傢伙，不要把衣袖拖进汤里菜里。我是秋天到乡下来的，席上的孩子我差不多都认得，有的还在一起玩过，互相叫得出名字。只有那救了我的小姑娘，我从来没见过她。席上这些孩子家的大人，多半是教书的，也有种田的和手艺人。那小姑娘的父母又是干什么的呢？我还没开口，她倒先问了：

“你盯着我做啥？是不是刚才说了你，记恨我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那……我脸上又没刻字，又没印花，有啥好看？”

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。先前，在堂屋里只有两盏大红灯笼，根本看不清人的长相。这会儿，在好多只蜡烛和一排油灯下面，我看清了这个包在棉花团里的小姑娘：她的脸又黄又瘦，下巴尖尖的。鼻子也有点尖，嘴唇薄薄的，笑的时候，露出两排白生生的牙齿，眉毛很淡，眼睛是单眼皮，眼角向上翘，是奶奶说的“凤眼”。她到底算好看还是不好看？我说不上来。

“你说话，怎么二爷爷要听？”我反问她的。

“不听怎么办？拿箴块打你一顿？过年不兴打人，连狗都不准打啊！”她见我筷子光朝白砍鸡、

夹沙肉伸，捂着嘴低头笑了笑，“你没有吃过蓝厨子伯伯办的席么？”

“头一回哩。好吃，样样菜都好吃！”

“等一下最好吃的菜来了，我招呼你，多吃点。”

蓝伯伯端上来一大盘摆成花样的花菜。我想：花菜摆得再好看，总不会比鸡呀肉呀更好吃。就只顾去拈那带甜味的陈皮肉。

“拈呀，快拈呀，最好吃的菜来了。”

小姑娘拉拉我的衣袖，筷子指着那盘堆得高高的花菜。真奇怪，席上的孩子们筷子都朝那儿伸。

“快拈呀，这是蓝厨子伯伯的当家菜——肉心花菜。”

我不大相信她的话。蓝伯伯手艺那么好，当家菜会是这么一盘天天都吃得到的花菜？抹不过小姑娘的面子，我尝了一块。天呀！花菜是挖空了的，里面填满肉馅，味道美得没法说出来。可惜我只吃了一块，盘子就空了。

“嘻嘻嘻，还是见过世面的孩子哩，山猪儿吃不来细糠。”小姑娘得意洋洋，把自己碗里的两块花菜拨到我碗里。花菜实在好吃，可我还是暗暗下了决心：今天晚上要是还和这个小姑娘打交道，那就决不再接受她的帮助或者好处了，哪怕是满

满一盘肉心花菜也不接受！她是个又要给人帮忙又要取笑人的、怪脾气的小姑娘。我在南京的女同学中没有一个是像她这样的。

团年酒席撤下去，装红纸包的托盘端了出来。欢天喜地的孩子们团团地把奶奶围在当中。奶奶按年龄大小叫着每个孩子的名字，把一个个红纸包发到一只只摊开巴掌的小手中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那裹在棉花团里的怪脾气小姑娘叫枣梅。叫人不明白的是，平时处处细心的奶奶，这时会变得粗心起来，她把两个红纸包当一个发给了她。

“奶奶，两包，你给她的是两包！”我赶紧提醒奶奶。谁知奶奶不理我，自顾自地叫着一个孩子的名字。

“奶奶，两包，你给她的是两包……”

“是两包，我知道是两包，年年都这样的。”

“那我呢？我才一包……”

“叫你象她那样领双份压岁钱，你怕不愿意哩！”奶奶把一个红纸包塞进我衣袋里，“乖乖玩去吧，明天，不，明年奶奶给你讲枣梅的事。”

嘣啪！嘣啪！院坝里响起鞭炮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。我在屋里呆不住，跑了出去。

冲天炮，七色花在夜空里大放光明。一张张仰起的脸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蓝，一会儿金黄，不停地变着颜色。在积雪的屋顶背后，是黑糊糊



的大山的剪影，象一群大水牛睡在那里，山风声象是它们在打呼噜。

“给你，这一份我们对半分。”枣梅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身边，巴掌里托着两个铜板。我怕她又要取笑我，没有伸手。

“拿着吧，你拜了两回祖宗，该多得点。”她怕冷，我看见她的巴掌在雪风里打颤。拉得很低的毡帽下面，凤眼和气地看着我，不象要取笑的人样子。我的决心象冲天炮一样炸碎了。两个铜板叮当一声，和衣袋里那四个会合在一起。

“要是明年三十晚上，我能象你们一样，只领一个红纸包就好了！”

世上竟有盼望少得压岁钱的孩子？明年啊，你快些到来吧！

二、叫人恨不起来的坏人

“要说枣梅，那可真是苦命的孩子。”大年初一早上，奶奶手搓着汤圆对我说。“算起来，她爸爸是你拐弯表叔，做木匠活的。手艺数得上我们田家坝的木匠状元，就是两口子没孩子。你木匠婶在送子娘娘面前不知烧了多少香，白烧了！那一年，木匠叔进城做包活，把木匠婶也带去给人家当佣人。一去两年，回来就多了个孩子，也不

知是木匠婶生的，还是捡来的……”

“怕是亲生的，要不，木匠婶 怎么 那样疼枣梅？”表哥在一旁插嘴。

“别插嘴。孩子家懂什么！……你那枣梅姐姐刚回来的时候，个儿只能当一只大耗子，脸色就象六七月间的桔柑皮，青里带黄。可怜的孩子，先是不停地咳嗽，到一岁多变成喘气病，十个人见了，九个人说养不大……”

“枣梅怎么领双份压岁钱？二爷爷怎么听她的话？”我憋不住问。

“你眼红了是不是？”奶奶伸出粘着汤圆面的手，点在我额头上，“枣梅命不好，没福气。多给她一份压岁钱，让她多讨一份吉利，压住邪气，活过这一年。二爷爷顺着她，那是怜惜她有病，将就她，由着她的性子呗！”

怪不得枣梅巴望着明年能和没病的孩子一样，只领一份压岁钱啊！

“奶奶，枣梅姐姐住在哪里？”

“就住在我们隔壁那小院子，东边屋……哎，你可别去找她玩啊。枣梅体子弱，晒不得大太阳，受不得冷，平时不准出门。村里孩子去找她玩，多半是让木匠婶骂出门的。”

“哈哈！李家奶奶、三毛哥哥（表哥）、云强弟弟，拜年拜年罗！”